

丛伟 著

商海局中局

一桩神秘杀人案引发的连环商战



◀ 读懂资本圈，再入局中局 ▶

真实 / 残酷 / 震撼

老板、警察、律师轮番暗斗
商海有局，环环相扣，胜负就在一念之间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商海局中局

丛伟 著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商海局中局 / 丛伟著. -- 北京 : 三辰影库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83000-210-7

I. ①商… II. ①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8718 号

书 名: 《商海局中局》

作 者: 丛 伟 著

出版发行: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媒体村天畅园 2 号楼

出 版 人: 王六一

印 制: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 / 16

印 张: 22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978-7-83000-210-7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01 一张字据引出惊天命案 / 001

舒子真手里的刀子再次举起，一道刀光闪过马奔腾的老脸。马奔腾思维已经迟钝，惊惧地大喊一声的同时，眼睁睁地看着刀子没入了自己的胸口。

02 令人爱恨交织的民间借贷 / 039

民间借贷分为高利贷和个人借贷。高利贷是个猛兽，不到生死关头谁也不愿意去碰。有时即使到了生死关头也没有人敢去碰，因为你一碰，就陷进去了，一旦陷进去，你就有可能比死还难受，生不如死。

03 你不仁，休要怪我不义 / 079

他越来越悲哀无奈地发现，陷入困境的易行鞋业，不断地改变着舒子真，扭曲着舒子真，甚至可能推动着舒子真走上一条不归路！

04 如果死路一条，那就让它死掉 / 121

舒子真发出这条短信的那一瞬间，一个惊雷在她的头顶炸响，一道闪电在天穹凄厉地划过，雨点暴戾恣睢地射向大地。她冷冷地打了一个寒战，抖擞一下精神，准备以全身心去迎接她的爱，迎接他们的“好好生活”！

05 难道这就是真相？ / 167

包厢很小，舒子真坐在他对面。他还没开口，她就感觉一股强大的气流层层逼近，压迫着她，令她几欲窒息。她预感将要面对一个重大事件，一个隐藏了四五年之久的秘密。

06 这里面，肯定有个巨大的秘密 / 225

姜永的这封邮件和李倩的回电这么“及时”，引起了杨弘开的怀疑。他对照姜永的前几封电邮，抬头称谓都是“杨弘开总”，而今天收到的这封电邮，称谓却是“杨总”。不知为什么，凭直觉，杨弘开觉得这里面有点问题，李倩助理似乎在极力阻挠他和姜永的见面。

07 她想，她至少得坐个四五年牢 / 269

这种担心和恐惧，在最近三个月里已被发生的事实渐渐证实。特别是今天到了文州之后，她预感，这个故事，将在文州有个出人意料的发展，故事情节将波澜起伏，而故事的结尾……

08 悄悄地看着她，从你眼前走过 / 303

此刻，他看着她们从眼前经过，他和她的直线距离最短时不到四米。假如他一步跨上去，就可以牵起她的手。但他又觉得他和她咫尺天涯。他们间的距离看似很近，伸手可及，但中间隔着坚硬的透明玻璃，或者说他仍然深陷在几百米深的矿井里。

01 一张字据引出惊天命案

舒子真手里的刀子再次举起，一道刀光闪过马奔腾的老脸。马奔腾思维已经迟钝，惊惧地大喊一声的同时，眼睁睁地看着刀子没入了自己的胸口。

1

文州在江湖上名声很大，“名闻遐迩”“声名远播”都不足以形容这座城市的知名度。与文州沸腾的名气不相称的是，文州老板一向低调，不信你想想，能随口说出的文州企业家的名字有几个？

文州老板这种低调的态度与那不堪回首的历史背景有关。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个别头脑活络的文州人受够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困顿生活，在自己家巴掌大的后院偷偷办个家庭加工厂，替国有企业生产几个小配件、小零件或其他什么的，赚了点钱，成为“先富起来”的“一小撮”。但是这种行为国家政策不允许，被批判为“办地下工厂”“刮资本主义歪风”；出去做个小生意，挑个“鸡毛换糖”的箩筐，被说成“弃农经商”“投机倒把”，严重的被抓起来判刑坐牢。

虽然三四十年过去，文州老板承前启后，后浪推前浪，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青年、中年的老板还是秉承老一辈创业者的教诲，埋头做生意，闷声发大财，罕有高调的。

偶有个别老板破坏了规则，高调没几年，企业就垮了。比如某老板高调到全国闻名，人称“胆大包天”，没想到“天道有常”，个体生命不能承受天意之重，患上不治之症，虽有万贯家产仍回天乏力，最后撒手尘寰，留下亿万家产和一个笑话。

那个笑话全国人民都知道：浙江商界巨子王某某英年早逝，其妻携 19 亿存款改嫁王某某生前的司机。该司机幸福之时感慨道：“以前，我以为自己是在为老板打工，现在我才明白原来老板一直在为我打工！”

后来当事人家属出面辟谣，证实这只是一则笑话。笑笑而已。但低调是文州

企业家的共性，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要说办企业办得低调，就连私生活也低调，基本上没出绯闻，除了那个什么洁因为嫁给了那个什么波而闹出了一点小动静之外，还没听说文州富一代富二代闹出什么的。

所以一直以来，文州企业家和文州企业界都安安静静的。

安安静静。

但是，眼下，文州却出大事了！

还是绯闻大事！

文州一位有头有脸的企业家，意图对同样颇有名气的美女企业家不轨，被 27 岁的美女企业家宰于刀下，毙命于一家五星级酒店。

毙命的男性企业家还是这家五星酒店的老板。

2

凌晨 1 点 36 分，夏何峻匆匆赶往派出所。

这一路上他开车开得心浮气躁，遇到红灯时差点要一踩油门闯过去，可是几年来锤炼的职业精神和组织纪律让他在关键时刻还是把控住了自己的情绪。

轿车发出刺耳的声音，停在派出所大院里。值班室民警闻讯沉着脸皱着眉走出来，见到是自家人夏何峻，把涌到喉咙口的一番呵斥咽下去，换上了笑意：“夏警官，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莫非我们一不小心抓了大毒枭，要立大功了？”

夏何峻没有心情接他的玩笑，急切地问：“半个多小时前，有个女的杀了人，是不是被抓到你们这里了？”

值班民警见他神情严肃目光凝重，马上认真地回答：“是的。12 点 03 分我们所接到报警电话，马上出警赶到现场，一个年轻女子杀死了一名中年男子。中年男子当场毙命。12 点 55 分，我们把该名女子带到了派出所，现在正在接受审讯。那个杀人的女子，可真叫漂亮。这样漂亮的美女，怎么会杀人呢？”

夏何峻嗓子里闷闷地哼了一声，往审讯室方向走去。

值班民警忍不住好奇地问：“夏警官，杀人凶手是女毒贩吗？”

“你不认识那个人吗？”夏何峻停住脚步。

值班民警被他冷峻的目光一扫，竟然闪过一阵寒意。他马上意识到今晚自己

的话多了点，便停住了脚步，没有跟进去。

刚才那年轻女子被带下车时，这位值班民警扫了她一眼，马上被她的美貌震惊了。本来这么美艳的女子，会给人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但是可能因为杀了人，美女脸色惨白，神情惊惶，脚步踉跄，使人见而犹怜，忍不住要上去抚慰，所有的隔阂感、距离感无形中就消失了。

美女被带进去后，他还在值班室里感慨、猜测、怜惜。这也许就是他今天话特别多的原因。现在禁毒支队的夏警官深夜赶赴派出所，难道真如自己刚才猜测的：美女杀人犯竟然是毒枭？

年轻的值班民警再次闪过一阵寒意，不敢往下想了。

夏何峻站在审讯室门口，手几次接触到冰冷的铁门，硬生生地停住了。

他在门口焦躁地等待。

度日如年的二十几分钟过去，审讯室的门打开，灯光惨淡地泄漏出来，铺陈在阴暗的地面。一个人影盖在了这个光影上。

一个年轻的女子，走出审讯室。

她的衣服上、肩膀上、前襟上血迹斑斑，触目惊心；她的双手戴着手铐，头发散乱，目光呆滞。

这目光碰上夏何峻的视线后，黯淡中闪耀出强烈的光芒。

瞬间光芒之后，是一片潮湿和泪雾。

“你，你来啦……”哽咽的声音。

“子真，怎么会这样？”夏何峻焦急地捉住她的手。她手上的镣铐发出“叮当”声响，刺耳刺心。

她的手冰凉无力，好像一朵雪花飘在他手心，马上要融化掉。

紧跟出来的派出所洪副所长讶异夏何峻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审讯室门口，职业的敏感使他下意识地打断了两人之间的对话：“夏警官，不速之客啊！你怎么来了？你们认识？”

“我们……我和子真是朋友。”夏何峻喃喃道。是的，无论什么身份，他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地方。

洪副所长咳嗽一声，迟疑了一下，还是吩咐一同参加审讯的民警把舒子真带下去。

舒子真扭头把无助的目光投向夏何峻，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一句话。

手心的手被抽走，雪花融化，徒留一手的冰，一心的凉。

夏何峻心如刀割，一阵尖锐的闪痛和抽搐，目送舒子真远去，几度启齿，同样无语。

洪副所长拍了拍他肩膀，把他带到副所长办公室，泡了杯茶递到他面前。夏何峻浑身冰冷，手捧着茶杯却不喝，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洪副所长叹息一声：“好吧，能告诉的，我尽量告诉你。你说你们是朋友，她的身份你应该知道吧？文州知名企业易行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舒子真，27岁。死者52岁，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马奔腾。不过马奔腾基本没有在易行鞋业做事，只是有些股份，他自己还是另外几家公司股东或老总。这个情况我们还没有具体掌握和证实。

“根据舒子真的供词，这段时间她和马奔腾因为有个5000万元的资产纠纷，接触比较多，也闹出了一些矛盾。昨天晚上马奔腾约她出来继续谈判这事。他们先是在五马街附近的一家茶座喝茶，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两人各自开车去了天瑞大酒店。

“马奔腾是这家五星级大酒店的大股东、董事长。两人11点10左右进去，12点不到就发生命案。我们到达现场时，马奔腾马老板已经死亡。

“在这50分钟里发生了什么事？据舒子真供述，在茶座时，马奔腾说有一张字据可以证明这5000万全部是属于他的资产，跟其他人无关。舒子真为了求证这事，跟着马奔腾去酒店办公室拿字据。但是到了酒店后，马奔腾不仅拿不出字据，还对舒子真动手动脚，遭舒子真严词拒绝后，停止了动作。后来马奔腾去洗了澡光着上身出来，向舒子真提出性要求。舒子真不从，马奔腾霸王硬上弓，两人发生推搡争斗，舒子真挣扎中随手拿过水果刀把他捅死。一共捅了9刀。随后，舒子真打报警电话。”

“捅了9刀？”夏何峻问。

洪副所长点点头。

“是她自己报警，自动投案，应该是自首了。”

“根据目前的情况及她的供述应该是。”洪副所长滴水不漏地说。

“你觉得，她的供词中，有没有疑点？”

洪副所长呵呵一声，耍了一下太极：“我们没来得及判断。”

夏何峻虽然觉得不妥，但关心则乱，正要换个角度继续追问下去，派出所门口传来一阵嘈杂声。

夏何峻从窗口看出去，死者马奔腾的女儿马一铭正和值班民警理论，要进所里。洪副所长出去了解情况，把她带到了接待室。

夏何峻悄悄从接待室门口过去，出了派出所。

3

凌晨3点15分，五星级酒店——天瑞大酒店。

夏何峻向值守的酒店保安出示证件，进入案发现场外围。

22楼走廊上警戒线还在，夏何峻越过警戒线，向里走了五六步，站在董事长办公室外。办公室豪华奢侈，富丽堂皇。遮挡的屏风翻倒在地，站在门口可以看到办公室的会客厅及半张办公桌。

地上滚落着几个苹果和香梨，还有几个精致的品茗杯、一把茶壶和一条沾血的白色毛巾。茶几上，一副实木茶盘挪位到了边缘的位置，摇摇欲坠，茶盘上放着茶碗和茶托。

茶几和沙发上各有几道血迹，最触目惊心的，是在茶几和沙发之间约一米宽的空隙，那里的地毯上洒满斑斑点点，好像有人拿着沾血的刷子在地毯上漫不经心地刷来刷去。特别是在茶几一角，有一大块面积血色深重，粘滞渗人。

一个紫砂壶品茗杯扣在这摊凝固的血海中，杯口好像仍在源源不断地往外渗血。

很显然，这个地方曾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和打斗，是最重要的“战场”。

夏何峻迟疑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踏进办公室。

这样，他可以看到办公室的全貌了。

整个办公室大约有120平方米，除了会客厅，还有睡房，紧挨着睡房的，是洗手间，洗手间的门敞开着，里面安放着浴缸和淋浴房。

夏何峻想象着三个多小时前，马奔腾充满欲望地从洗手间走出来，边用毛巾擦头，边色眯眯地扑向舒子真。

他心头一堵，喘不上气来。

凌晨3点40分，冷风料峭，夏何峻紧了紧衣领，把脖子缩进去。大街上人迹稀少，寂静无声。路边绿化带里一丛绿意中探出桃花粉红色的花瓣，在昏黄的灯光下有些无可奈何的黯淡和特意招摇的暧昧。

路径上飘零着些许落花，夏何峻极不舒服地联想到方才在办公室里看到的触目的血迹。

他边走边回想着洪副所长的话，以办案人员的角度寻找着舒子真供词里可能的疑点。

按照舒子真的供词，她的杀人行为是属于针对不法侵害而实施的正当防卫，可以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

但是这里面有两个很明显的疑点和漏洞，一是她连捅了他9刀，直至死亡，是不是存在防卫过当？二是根据供述，马奔腾对她心怀不轨动手动脚未遂之后，竟然去洗手间洗了个澡出来，这期间舒子真完全有机会离开那个不安全的环境，她为什么不走？

这两个疑点，他听到之后马上就在头脑里打上了问号，负责办案的洪副所长他们不可能没有察觉。

天亮之后，这则消息以及消息背后的小道传闻马上会像8月的台风一样，席卷文州大地，并汹涌澎湃地占据各门户网站的头条。

几个关键词必不可少：文州美女老板、色狼企业家、强暴、9刀、当场毙命、亿元资产、五星酒店、正当防卫、防卫过当……

夏何峻喟叹一声，不由想到了舒子真和马奔腾半个亿的资产之争。这件事恐怕就是今天这惨剧的起因，这也是夏何峻隐隐担心的事。

马奔腾收到S省那边5000万元赔偿款这个消息，还是夏何峻无意间从经侦大队的同事那里得到一个不确定的线索，告诉了舒子真，让她去调查核实一下。

S省A镇的腾兴煤矿是舒子真心头永远的痛，她心理上一直抗拒跟那边有任何的接触，所以都是马奔腾或者他的女儿马一铭单线联系。

调查马上有了结果。原来半年多前马奔腾就拿到了这笔赔偿，却闷声不说。

舒子真找他讨说法，讨要5000万里面属于宁武林的那份赔偿，但是事情进展得不顺利，马奔腾说这笔钱跟她没有关系，跟宁武林也没有任何关系，是他的个人财产。几次争执下来，弄得她和马奔腾的关系很紧张，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

一个月前，舒子真向夏何峻咨询，能不能向经侦大队报案，后来她自己把这条路给否决掉了。半个月前，他看她整天神经绷得紧紧的，约她出来喝茶散心，喝着聊着，她突然说：“假如我把马奔腾这个阿赖给绑架了，你说会怎么样？一个结果，他乖乖地交出宁武林的那份钱，万事大吉；另一个结果，他宁死不屈，不要命死要钱，我该放了他还是杀了他？放了他，我能算违法犯罪吗？”

夏何峻吓了一跳，不可思议地看着她：“子真，你不会真这么想吧？别犯糊涂了，记住，千万不要乱来！钱的事，慢慢想办法。”

“钱的事现在没办法，以后也不会有办法。我倒不仅仅是在乎这笔钱。”

“我明白，你是为了……宁武林。”他说。

她避开他的目光，低声道：“是的，必须有个结果，我要对他有个交代。”

“不管为了什么，你都不能做傻事，不能为了这笔钱去做违法的事，你犯不着！子真你要答应我！你看着我回答我的话！看着我！你看着我，子真！”

“你真烦，夏警官！好吧，我答应你！”

她的妙目注视着他，让他心跳加速。他考虑了一下，还是说出来：“四年过去了，你应该有新的开始。”

“四年就这样过去了吗？为什么企业还是像四年前一样没有起色，四年前的事情还没有了断，四年前的钱还拿不回来？”她略微提高了声调，有些激动。

“问题在于，你自己愿不愿意放下？愿不愿意接受新的开始？”夏何峻从桌面上伸过手去，握住她的手，“还有，愿不愿意接受我？”

她顺从地把手放在他宽厚的手心，安静而温暖。

“好吧，你辞职过来帮我一起把企业理顺，走上稳定发展期，到时候我再考虑接不接受你。”她半真半假地道。

“我对管理一窍不通，过去非但不能帮你，还可能把企业理得更加不通。哈哈！”夏何峻笑道。

“你就不能学学吗？”舒子真半真半假地叹息了一声。

“子真，你别想这么多，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不要太为难自己了。更重要的，千万不要随心乱为，知道吗？”他又把话绕回到上一个话题。

“知道啦，我说说而已，没想到你比我还紧张！”

凌晨清冷的街道上，夏何峻回想起那天晚上舒子真说这话时的表情，确实好

像是“说说而已”的样子。

她应该不会“乱来”的！

这次杀人事件只是一个意外！

夏何峻这么想着，脚下窸窣的脚步声却像他此刻的心境一样，分外不踏实。

4

现在各种媒介、各种渠道、各种触觉，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敏锐，越来越无孔不入，这个世界好像透明了一样，几乎藏不住什么秘密了。

一天之后，“五星宾馆里美女企业家抗拒强暴手刃著名男企业家”的消息满天飞，各种说法各种细节层出不穷，被人们津津乐道。

最“宫斗”的说法是，女老板和男老板在一起已经好多年，要扶正，正房力挽狂澜收回男人见异思迁的心。但同时，正房对自己的男人心生怨毒，设计挑拨女老板。女老板因爱生恨，痛下杀手。

最现实的说法是，两人一起经商，赚了几个亿，因为分配不均发生争执，女老板谋财害命。

最情色的说法是，两人有一个亿的财务纠纷，女老板已经讨要了半年多时间，当晚两人达成协议，一个亿对半分，每人 5000 万，不过这 5000 万不是白拿，美女老板要陪睡，以一次 100 万计。听到这个说法的人不免要惊叹一声：“这女老板不是跟一线女明星某某同一个价位了。”另一人充满欲望地接道：“我可告诉你，这美女老板比那些明星可漂亮多了！”后来女老板同意了这个协议，但是没想到男老板却是个变态狂，要求离奇，动作难度高，进行到一半女老板承受不了请求毁约。男老板欲火焚身，欲罢不能，把两厢情愿的事情变成了强买强卖。女老板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手起刀落，把男老板宰于床下。

还有不少人女老板的命运进行了审判，大部分人还是怜香惜玉的，认为是正当防卫，判个有期徒刑两三年就够了。“这么漂亮的美女，关在里面太久不是资源浪费吗？”

第三天，夏何峻经申请得以进入看守所，见到了舒子真。

跟案发那晚相比，舒子真脸庞消瘦了一圈，疲倦落寞，不过脸色平静神态自

若，从容淡定了许多。

两个人虽然有很多话要问要说，但在这种环境下，所有的话都变成了多余，因此没有寒暄，眼神交流后，舒子真便谈起了当晚发生的事。

话说事发前一天，易行鞋业董事长兼总经理舒子真打了个电话给股东马奔腾，约他一起吃个饭。

马奔腾笑呵呵地说：“董事长无缘无故请我吃饭，我不敢去。”

“我有事情跟你谈。”

“董事长找我有事，那就是鸿门宴，我更不敢赴宴。哈哈，开个玩笑，舒总不要介意，不过这段时间我还真的有些事要处理，没时间陪舒总吃饭。虽然陪美女吃饭是件很享受的事，也是我很乐意去做的事，但是舒总知道我们办企业的总是身不由己，总是眼睁睁地看着美好的东西从眼前跑过去却抓不住它。不过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请舒总吃饭喝茶或者做任何其他事。对了，舒总找我什么事？在电话里说也一样。”

舒子真没兴趣跟他无聊地周旋下去，单刀直入：“马总这么经验老到的人，难道不知道我找你的原因。”

“说实话，你们女人的心思我还真猜不出来。嘿嘿。”

“S省腾兴煤矿那笔赔偿款，你已经吃了半年利息了，该把宁武林那一份吐出来还给我了吧？”

“怎么还是这件事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这笔钱跟宁武林没有半毛钱关系，都是我的！”

“这样的话我们反反复复说很多遍了，没什么意思，你晚上什么时候有空，我去找你。我们总要面对。马总你也不能总是避开我，对吧？”

“舒总误会了，我从来没有要避开漂亮的舒总。今天晚上国外有侨领过来，市里领导一起陪他吃饭，我和侨领是老朋友，领导叫我一起作陪。市领导发话，我不去不行啊。呵呵呵，我们下次再会吧。”

“下次是什么时候？明天后天，下个星期？下个月？”

“我也不知道，顺其自然吧，有缘自然会见面。哈哈！”

第二天下午，马奔腾意外地主动打电话给她：“有件事我也正想找舒总，今晚我和侨领见面后，无论如何要抽空和舒总约个会。哈哈！”

晚上9点20左右，两人在东莱茶座见面。

一开始还是各执一词，各说各话。

“当初宁武林跟着你去S省挖煤，他投入也不少，虽然后来被收购了，但他的股份还在，这钱怎么全变成你的了？几千万怎么跟他没有半毛关系了？”

“这事情哪有你想的这么简单，后来不是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吗？煤矿被停产、整顿，被兼并重组，最后被收购，剩下的5000万补偿款，前几个月才到账，我也被S省的那帮小子给坑苦了。四五年来，利息都上千万了，真正到我手的能有多少？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不管多少，宁武林都有份吧？”

“我跟你说过，那个时候他已经退出股份了，我拿580万买下了他的股份。”

“他投了4000万，怎么可能580万卖给你？”

“那个时候煤矿开采已经基本停止，政府要接手，谁也不知道接下去会怎么样，我跟他做这个交易，其实就是一场赌博。现在看来，这场赌博我没输，宁武林也没赢。宁武林就像你说的，开始满怀希望大笔钱投进去严重亏损，才拿回了580万；我呢，虽然现在我多多少少拿到了钱，但是这四五年时间过去了，这笔钱陷在那里发臭，我这里办企业还得贴利息借钱，迫不得已的时候还要去借高利贷……”

舒子真打断他的话：“宁武林怎么没有跟我说起这事？而且那580万在哪里？”

“那时文州这边的鞋厂资金也很紧张，也许宁武林投到这里了。”

“我翻过那年的财务，没有大笔资金进来。”

“这我就知道了。”马奔腾抿了一口茶，继续道，“你也知道，那个时候，因为亏了钱，又遇到煤矿整顿，大好的前景突遭灭顶之灾，内外压力，宁武林一时承受不了，神情大乱，有段时间还吸毒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舒子真闻言心里一痛，不堪回首的一幕幕从眼前闪过。

5

KTV包厢里，一对男女紧紧地搂在一起唱歌。那唱歌不是唱歌，而是吼叫；那唱歌不是为了唱歌，是为了搂抱。

包厢里还有一男三女，那三个年轻妖娆的KTV小姐，围着一个男的疯狂地扭

动着。她们似乎处于亢奋状态，嘴里发出尖叫。扭到癫狂时，一个女孩边跳边脱掉了本来就已经很单薄的吊带连衣裙，只剩下内衣；另外一个女的见状，也不甘示弱，脱得只穿吊带裤连袜。剩下一个女的没脱，那两个女的嘻嘻哈哈地冲上来脱她的衬衣，女的边绕着圈跑边惊咋咋地尖叫。后面追着一个女的对男的喊：“林哥林哥，你别站着啊，快抓住她脱了她！”

林哥是个年轻高大的男生，留着短胡，脸色憔悴，他停止了大幅度扭动的身躯，伸开双手作势去捉没脱衣服的小姐，小姐没有躲避，反而嗷嗷叫着直挺挺地扑入他怀中。

林哥顺势倒在了长沙发上，让女的压在自己身上，另外两个女的也嘻嘻哈哈地压上来。

沙发上一阵喧闹，充满情色。

林哥神色疲惫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打了个哈欠，擦了擦鼻子，走进洗手间。他拿出几件小傢伙。铺开一张锡箔纸，将白色粉末小心翼翼地倒在纸上，用打火机在下面加热，然后凑过鼻子深深痴迷地吸吮着烟雾。

他闭上眼睛靠在墙上，一动也不动，但不知道是不是吸了粉的原因，有一行眼泪从他眼角流出来。

他抹去了眼泪，睁开眼，愣在了那里。洗手间的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开了，舒子真站在门口，看着遗留在地上的锡箔纸，震惊、悲愤、绝望。

两个小姐凑过来，不识好歹地道：“林哥，这是你女朋友啊？挺靓的！嫂子你别生气，林哥是个好人，规规矩矩……”

“滚！”舒子真对着小姐吼道。

“嫂子，你别生气，不要气坏了自己……”

“这里没有你们什么事，走开！”

“嫂子，你别这么不解风情，我们……”

“滚！你们给我滚！”林哥冲着小姐吼道。

那个男的见此，连拉带哄推着四个小姐出了包厢。

震耳欲聋的音乐还在震颤着包厢，但是两个人之间像一潭死水，没有荡漾，没有涟漪。

似乎过了很长时间，音乐似乎累了、哑了，舒子真缓缓地开口，她的声音也是嘶哑无力的：“武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怎么可以这样？”